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7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豆花面

□贵州贵阳付令

烟火人间

我家楼下开了家遵义豆花面。豆花细嫩爽滑清香,宽刀面绵韧有嚼劲,豆浆面汤兼有乳白和豆香。将素菜豆花、主食碱水面、饮料豆浆三种功能定位完全不同的食品有机组合,加上炒肉丁这一点睛之笔,魔术师般的双手,化腐朽为神奇,一碗味美价廉、令人回味无穷的豆花面便上了桌。

广东人脑洞大开,将面条与云吞组合,创造出了云吞面。而豆花面,更大胆地以豆浆为汤汁,以炒香的肉粒、花生米和薄荷叶为蘸料,口感既清淡爽口又热辣刺激,回味无穷,发明者真是天才。

遵义是座幸福的城市。绿水青山环绕,小桥流水,街头巷尾炊烟弥漫。民以食为天,在这里,有土地的生养,自然的馈赠,在这里,抬头就能望见理想的光辉。当年,遵义百姓夹道欢迎红军的到来。在红军精神的感召下,人们自发捐款捐物,救治伤员,踊跃参军。当年,红军在这里也吃过豆花面。

今天,这碗口感层次丰富的豆花面值得细细品尝。老板是个手脚麻利的中年男人,很热情地介绍,可我实在听不太懂他的遵义

话。大意是豆浆随意自取,面可以免费加之类。老板又说,豆花面有干拌和蘸水两种吃法,各有各的好。这回听懂了,于是选择了传统的蘸水吃法。只见淡黄的碱水面浸润在豆浆中,旁边是云朵般绽放的豆花。豆花是用酸汤而不是卤水、石膏点的,文火精心慢熬,凝结为花朵,少了苦涩,多了细嫩密实。细雪般柔滑,简直是一件精致的雕塑品,每个纹理都散发着高贵。蘸水碟中有炒制好的肉丁,约莫小指头见方,还有花椒粉、胡椒粉、葱花、油酥花生米,还有一点点豆腐乳、豆豉、芫荽等。

吃的时候,像过桥米线一样,将面条拖入、豆花抬入蘸水碟中。面条入口筋道,像精致的玉带,丝丝柔滑又带着微微的弹性,让人在咀嚼中感受到踏踏实实。再夹一块豆花,让朵朵白云沉浸在熠熠生辉的红油中,散发出魅惑而引人入胜的复合清香。干脆吃一块肉丁,朝天椒的热辣,瞬间在舌尖引爆风暴。芫荽超凡脱俗的清香、豆花特有的醇和豆香、麻辣佐料的鲜香,包裹着面条、肉丁……吃的还只是面吗?不,那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热爱。

它们在春风里营造的浪漫氛围,如春风般浩荡。紫花辛夷和白木兰,开得比较早,落得也快,它让我在春天里早早感受到花开的浪漫和伤感。等到樱杏桃梨次第开的时候,我已经在春天寻花的路上感到些许的疲惫了。

在春天,还是要做一个痴狂之人,与两三位知己,携酒郊游、赏春,饮完春酒,簪花满头,醉而归,人生何乐至此。古人是崇尚和喜欢簪花的,在春日里尤其如此。诗人杨万里曾在诗里写过此事。在宫中的筵席上,他目睹簪花的盛景后写下:“春色何须羯鼓催?君王元日领春回。牡丹芍药蔷薇朵,都向千官帽上开。”

苏轼也喜欢簪花。他在《次韵子由月季花再生》中写过:“聊将玉蕊新,插向纶巾折”,簪的是月季花。苏轼还簪过牡丹花,他在《吉祥寺赏牡丹》一诗中:“人老簪花不自羞,花应羞上老人头。醉归扶路人应笑,十里珠帘半上钩。”

在春天,还应该去做一个深情之人,满怀自然之情,却绝不坠尘世之深,能用情,也能超脱。轻狂并非不用情,反而是用情深的人容易有轻狂之态。苏轼的《西江月·顷在黄州》一词不长,但我更喜欢这首词前面的一段小序,他在序中写道:“顷在黄州,春夜行蕲水中,过酒家饮。酒醉,乘月至一溪桥上,解鞍曲肱,醉卧少休。及觉已晓,乱山攒拥,流水锵然,疑非尘世也。书此数语桥柱上。”我最喜欢苏轼的豁达和超然物外的智慧,他用情深,却不流于俗。那个春夜,那座溪桥,便是苏轼的心安之处吧。

我在春天寻花问柳,我对春天用情深深,我想用一种平时没有的轻狂之态,唯有这样,才不算辜负春天吧。

清明一过,碧波荡漾的河面上一夜间齐刷刷刷出嫩黄鲜灵的芦苇,一根贴一根、一簇挨一簇,前呼后拥、密密麻麻、一望无际,继而在暖融融的阳春里一天一节地竞相疯长。从前,我对芦苇严重心存妒忌,不吃饭只喝水个头依然疯长。至端午前后,便亭亭玉立、含苞待放;悄悄然,芦苇抽出银灰色的花穗,初时湿润、光洁、丝丝相依、微微低垂,清香中透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在湖北岸上一路溜达,密密匝匝间,一种神清通透贯穿春夏晨暮。

时间让空间变了颜色。秋霜降落,百花凋谢、草木枯萎,芦花愈显出超凡脱俗的圣洁,秋风过处,花絮飞舞,纷纷扬扬、寻寻觅觅,与追逐嬉戏的云朵汇为一体。

冬天,没有被收割的芦苇身枯叶焦,在风雪中挺立,使大地平添几分庄严与厚重。犹记那个年根,远远望去南荡里火光冲天,几个村庄的大人手持扫帚呼啸着去救火,都是一个烟头惹的祸。

大寒的黄昏,在大纵湖芦荡迷宫,湖上的芦苇在冽风中摇曳,无数的鸟儿纷飞芦苇之上,我凝视着落霞渐渐映红的那一大片芦花,它们在天地之间波浪起伏,像涌动的火光……

湖心深处,广林三爷的蟹船正满载归航。

盘账

□南京谢文龙

岁月如歌

那些年,父亲是生产队长,全生产队100多口人的农业生产、双上缴、修水利、帮穷困……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父亲操持着、忙碌着。印象中,他每天早出晚归,经常看不到人影。那时候我喜欢的事就是生产队开会。开会那天,各家各户的代表都到我家来,不仅人多热闹,还能看着父亲在指挥安排工作。听着他铿锵有力地讲话,感受着父亲的伟岸,觉得还是父亲在身边时让我更踏实一些、幸福一些。

看着别人家的丈夫都在为妻儿、为家庭拼命挣钱,母亲偶尔也会跟父亲唠叨几句,有时候干农活累得实在吃不消时,还会跟父亲吵起来。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干活时看不到人,饭烧好了人就回来了。尽管这样,父亲还是一心一意地为生产队的事情奔波操劳着。

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深夜灯下算账的情景。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,还能看到父亲在煤油灯下打着算盘在算账。往来账、现金账、总账……好几本账册比我学校发的书还要厚。父亲翻着账册查来查去,一笔一笔、一本一本本地核对记账。偶尔一笔账对不上,就叫在边上纳鞋底的母亲帮他想,是什么时候花的钱,又是哪些人参与的。母亲就会说:“家里的事问我,我比你清楚。生产队就是你的家,你比我更清楚啊。不要着急,慢慢想,你肯定能想起来的!”

到了每年约定盘账的日子,父亲早早地就准备好了各种账册。那天早晨吃过饭,生产队几个有文化的居民代表就到家里来了。他们按照分工,一本一本本地核对账目,遇到不清楚的就记下来。把所有账册看完,母亲已经烧好午饭等着了。

吃过午饭,盘账代表就让父亲给他们解释。这笔钱用在哪里了,当时是哪些人参加的,有没有证明、票据是不是规范……父亲胸有成竹地向他们一一说明。有时候,他们觉得父亲解释得不清楚、有疑问,还会派人把当事人叫过来当面核对,每笔他们认为可疑的账目最后都要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每次盘完账,天都黑了。母亲就会抱怨,说这一天什么事也没做成,还搭上一顿饭。父亲就安慰她说越是他们怀疑,就越要让他们弄清楚,咱们就是要清清白白地做人。

其实母亲生气的不只是赔上饭钱,而是隔壁一个生产队就不是这样盘账的。那个队长很有手段,每次到中午快吃饭的时候才拿出账本,没查几页,就把酒肉摆上,让盘账的人喝得东倒西歪,下午去澡堂里泡个澡,晚上再喝一顿酒,就算盘过账了。母亲就对父亲说:“你看人家队长当的,多风光,账也不用查,酒肉都管够,家人还跟着沾光,你怎么不跟人家学学的。”只要母亲这么说,父亲就会严厉制止,说自己是群众信得过的带头人,要对大家负责,绝不贪污一分钱,不能给自己、给家庭抹黑,做事就要尽心尽责,做人更要堂堂正正。

那些年的盘账,盘的不仅是父亲的账,更是坦坦荡荡做人做事的账。多年来,我也像父亲那样,始终做一个清白的人、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。

母亲能做好多拿手菜,我们兄妹过年时最喜爱吃母亲做的甜藕夹子,每年除夕年夜饭我们最期待的一道“硬菜”便是甜藕夹子。

做甜藕夹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腊月二十五六,母亲先到集市上买了一些粗细、大小适中的深水藕,再买上斤把新鲜的猪板油,面粉、白糖家里现成的,原料就算准备好了。大年三十的上午,母亲开始做藕夹子了。将莲藕刮皮洗净后,放在锅里慢火炖,五六成熟后捞出莲藕放到盆里凉透,然后用菜刀切成藕片,每两片之间保留三分之一连在一起,便于把馅夹在两片藕之间。再将煮熟的猪板油切成一粒粒黄豆大小的碎丁子,切好后拌入适量的白糖,甜藕夹子的馅就做好了。然后母亲让我和姐妹一起动手,用筷子将加了白糖的猪板油夹到藕片之间,母亲则忙着在面粉里加水,做成小半盆浓稠适面浆,再将夹了馅的藕夹子一个一个地放到面浆里搅和。炕藕夹时,母亲往锅里倒入一些菜油,小火将油烧热后,母亲用筷子将藕夹夹到油锅里,并不停地用锅铲子翻挪,让藕夹子均匀地受热。不一会儿,藕夹子就变得黄亮亮、香喷喷,可以出锅上席了。

我们长大后成人后,陆续离开了老家,离开了父母,但每年过年回家大聚会时,母亲总要端上一大盆她早已准备好的甜藕夹子。春节过后我们又离开老家了,母亲将炕好的甜藕夹子分成好几份、用手提袋子拎上我们的车子。

10年前的中秋,母亲听说我们假期都回老家过节,高兴地张罗着为我们做甜藕夹子,因前一天下了雨,门前路上太滑,一不小心摔断了腿骨,当时胆石病又复发了,身体每况愈下,一年后便离开了我们。

如今,每到过年过节,便会想起母亲做的甜藕夹子。母亲做的甜藕夹子淡黄微脆、油而不腻。那薄薄的藕片里,包裹着记忆,包裹着怀念,包裹着浓浓的母爱。

家庭相册

人不轻狂枉春天

□安徽铜陵章铜胜

四时有景

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,先是被自己吓了一跳,我怎么会这样的想法呢。仔细想一想,又觉得坦然了。如果以四季来对应人生的话,那春天正是一个人的少年时光。借用唐伯虎在《老少年》中的句子“人不轻狂枉少年”,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人不轻狂枉春天了。

春天,万物复苏,生命的萌动,是这个季节最美的自然风景。在春天里,一个人若是想躲进书斋里清静一下,去书本里寻找春天,无疑是愚顽的。如果只是迫于生计,而无暇停下忙碌的脚步,看看身边的风景,应该也是辜负了这个春天的。在春天里,我们应该学着去做一个寻找春天的浪荡子,到山间水畔去寻花问柳。

立春以后,我就经常去江边的绿道、公园的湖边和凤凰山下的溪畔,去看柳树,也看杨树和枫杨树,它们都是在春天较早发芽的树。柳条披垂,当它在风中变得柔软的时候,就有米粒般大小的嫩芽缀满了枝条。杨树上看不到什么动静,可能是它们的枝条长得高一些,不太惹人注意。柳条绿了的时候,杨树上也张开了一张浅黄淡绿的网。枫杨树是耐得住性子的,它的干和枝都很粗笨,枝易折,干也易被风吹断。春天,它的叶子生得也干脆,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,一眼望去,一棵枫杨树就跟疯了一样,转眼就绿了,是那样浅嫩嫩的绿。

都说春花浪漫。纵使花浪漫,也需有心人去发现。梅花开时已是春,我去寻的是梅花,梅花的红,像是在为多彩的春天开笔。迎春花总是躲在一旁,悄悄地吐出一朵一朵的小黄花,等它黄花满枝时,才让人为之惊叹。野地里的小花,如繁星,也是不大惹人注意的,等它们蓝白红黄紫地开了一地,你才知道

穿过村南两块长长的大田,来到渡口,跳上鸭溜子,划过朝阳河,眼前前就是厚实神秘的芦苇荡了。我和弟弟一路欢歌一头扎进没过头顶的芦荡,惊飞起一群群小鸟,数不尽的野鸭。

数不尽的更有兄弟俩满满的开心与欢喜。芦荡里清风摇曳,四面氤氲。走出荡子,过了胜利河,就是外婆家的村庄东沙沟——大纵湖畔一个平凡的村庄,它的西边就是西沙沟,一个更加令人向往的古镇。

暖阳下,清风里,兄弟俩的步伐更加明快。

渡口是同村二队的广林三爷,三爷村里有家,有老婆和三个孩子,但三爷一个人常年守着渡口,一年四季,年复一年。

“我叫王三子,家住北墩子,一家六口子,从小是个左撇子……”但凡我上了渡船,广林三爷总弄上几句顺口溜逗逗我,且每次都都不一样。

一日复一日,一年又一年。湖水悠悠,渡口如旧,一个守候便是大半生。

面朝大苇荡,待春暖花开,伸向远方的是一望无垠的芦苇,处处飘荡着河流、泥土、芦叶微湿的气息。这样的气息一直陪伴着到远方,到永久。

大纵湖的芦苇

□盐城王迎春

水乡叙事